

●袁昱明

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论

ABSTRACT A new profession called "education librarian", whose function is between teacher and librarian, will appear. Librarian will play an role not only in general library education, but also in specialised library education, such as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aching assistance, teaching supervision, etc. 1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Teaching experience. Social education.

CLASS NUMBER G250

在教育信息化的学习型社会格局中,开放教育体制打破狭义广义教育的某些畛域,将图书馆作为学校教育的技术支撑和有机组成部分。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已经被催生并且成为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传统理论中认为图书馆教育“属于广义教育范畴”^[1]的论断,将妨碍图书馆在学习型社会中准确定位,不利于图书馆在其教育机制改革进程中以最佳态势完整地配合默契地发挥教育职能。

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不是脱离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取决于图书馆是否具备教学媒体、技术,是否具备狭义的教育工具生产力;教学实践能否物化、信息化进而文献信息化。

1 广义、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历史嬗变

所谓教育职能范畴的广义、狭义,前者指通过信息、技能等的传播、传授,促使人德智体各方面素质发展的所有活动,尤其指其超越、区别于后者——学校教育——的社会教育部分。它存在于信息社会以前历史时期的

图书馆活动中,此期的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只是一种潜质。

1.1 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历史表象和多义性

(1) 古代的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理念较突出3个方面:

一是资治鉴政的作用。隋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之论,这里的教育在政治实践中含有吸收史鉴、教训、经验的广义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在其实践性和教育对象方面,都不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内。

二是培养封建政治体制中的官僚队伍。宋《麟台故事》有“馆阁所以育人才”和“养育人才”之说,限于特殊教育对象、目的——培养封建官吏,为“以文取仕”制度服务。但它没有师门授艺活动,也没有考试等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和教学控制活动。

三是教化、教育、学习功能。唐贞观秘书监魏征在《隋书·经籍志》论述典籍“藏用”的目的——一为“学”、二为“教”。我国图书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图书馆广义的教育职能的特征之一——是学习或自学,并提出与学习相区别的“教”概念^[2],突出了图书馆教育特征。

可以看出其非学校教育、以文献传播完

成广义教育的特点: 特殊的教育方式(实践经验的汲取、学习); 没有教学环节、没有有意识的教学活动和教学主体。

(2) 近代的图书馆教育职能理念较突出4个方面:

其一, 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在讨论公共图书馆法时, 英国议员们宣称: “公共图书馆法如能审议通过, 等于配备了最便宜的警察”; “防止犯罪所需的国家开支, 几乎等于照此法建立公共图书馆所需的费用”。资产阶级自觉发挥图书馆教育在道德教化、行为规范、建构伦理价值体系的作用。

其二, 非学校教育或非正统教育。19世纪中叶, 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有知识的产业工人和公务人员, 英议会通过提案开设公共图书馆, 完成业务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任务^[3]。这是对以学龄教育、英才教育、应试教育为内容的学校教育的补充。

其三, 素质教育。1909年创建的京师学堂藏书楼的宗旨和清政府规定的建馆宗旨均提出“造就通才”; 其可贵之处是指出学校教育或狭义教育的局限性, 意识到图书馆教育是克服、超越狭义教育, 实现素质教育的广义教育。李大钊曾指出: 图书馆可实现“完美教育”; 其修正学校教育的功能不言而喻。

其四, 狭义教育的技术要素和超越手段。蔡元培提出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主要是把图书馆当作狭义教育的技术支撑、要素构成; 同时, 可以看成图书馆通过学校教育中介, 能产生狭义教育功能。当然, 学校图书馆实际上是学生超越教学计划、课程, 接受广义教育的场所。也可以这样看, 学校图书馆本来就被视为学校超越应试教育、课堂教育, 达到“完美教育”的核心设施、手段和补充机制。这里, 广义、狭义教育模式的边缘尽管分明, 但出现软化、有过渡的动机。亲和性和潜质, 预示着某种未来趋势。

可以看出, 在近代, 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包括: 在内容上是区别于学校教育的社会教

育; 在方式上是区别于有教学及教学管理环节的教育的学习如函授学校; 在性质上还有区别于教育的教化; 在模式上是区别于应试教育、课堂教育的素质教育等等; 在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营造上, 图书馆广义教育显得非常宽泛; 在对低层次人力资源——劳动力的再生产上, 图书馆广义教育显得非正规; 在对狭义教育超越的“完美教育”中, 图书馆的狭义教育功能已初露端倪, 但它外在于课堂教育, 只是补充。总之, 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表现得非常宽泛。它与狭义教育区别的基本标志是没有教学或教学管理活动。

在以上情况下, 图书馆教育功能突出表现为广义教育范畴, 即“图书馆教育属于社会教育之一种, 属于广义教育范畴”^[4]。这种认识和定义符合社会、教育和图书馆发展的历史, 但在今天, 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和活动正在汇集成为激流。

1.2 狭义图书馆教育功能的产生

尽管广义同狭义的教育范畴、文化机构的社会教育同学校教育有种种区别, 但其基本区别在于有无教育生产力、教育媒体技术环节, 即有无教学环节。我们不能把“大教育”作为区别标志, 因为各类学校都可以从事职业培训、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素质教育(如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教学活动)等。今天的传统大学也在利用各种远距离教育基础设施从事远距离教育, 各种远距离开放教育院校、网络、虚拟大学、“全球学习网”(GLN)(参与者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许多国际高科技联合体、高科技研究所和公司, 发达国家的120所大学)^[5]等是社会教育的主力军。因此说“图书馆在大教育的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6], 在今天也不尽然。

准确地说, 图书馆广义教育职能区别于学校教育的主要标志是: 前者只提供教学资源(文献信息), 不提供自觉的教学传授活动。这一性质在有的专论中做如下表述: 图书馆教育是“利用文献信息资源对教育对象实行

……教育”;“主要方式不是传授”而是“传联”^[7]。但在今天,由于信息生产力通过信息化,已使许多行业的技术内涵和工具生产力发生变化;而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教育机构将不再单纯成为传统的教师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将向高新教育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化;教育,尤其是远程教育、开放教育中的教学活动的实施主体已经扩大、泛化,其实施的大空间教学早已突破学校课堂教学小空间传授;凡是具备信息资源的主体、空间,都可能实施自觉的教学传授活动。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认为:“远程教育的技术内涵和形式会更新,实施主体可能转移、扩大”^[8]。这一预测同样适用于作为文献信息系统主体的图书馆。就是说,图书馆可能成为教学传授发生的场所、主体。分析如下:

(1) 有无教学传授不能成为广义、狭义教育的划分标准。开放教育如教委自考办的教育活动不是学校教育、没有教学传授活动,形式是学习或自学。自学考试教育实施学习管理,提供规定的教材、教学辅导材料、进行课程设计、制订教学计划等。它还提供考试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和测试手段,如举办国家考试等。所以它是政府教育行政提供的应试学历教育,发挥狭义教育职能。因此,以学校教育作为广义、狭义教育的边界,表述不完整。它同样不能作为定义图书馆教育广义性的标准。

(2) 在国际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中,学校的课堂教学传授活动将被“助学”活动取代。因此,以“传授”划分广义、狭义教育的方法已不合时宜。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学习”,相关的概念群是“学习化的社会”、“助学”^[9]等。它包括的内涵同时又是教育改革的内容即教育模式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角色从以教学为中心转向以助学、服务、管理为中心等。其实,在图书馆教育中助学、服务、学习、为学生助学等都有其特异且长足

的表现。

(3) 图书馆教育提供以“助学”为内涵的教育服务。在图书馆,学习内容、方向、结构、进度等均由读者自行决定,实现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进步模式,例如远程教育的主要特点就包括学生“有相对自主权”^[10],这些都表现出素质教育、全人生教育的教育民主化、教育人文主义倾向。图书馆除了提供教育资源外,还以文献存取服务形式提供“助学”服务,以文献检索工具作为特殊的“助学”工具生产力。例如在今天的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新型教师的中心工作已从教学转向“教育信息导航”及提高“教育信息激流穿透力”,这在图书馆服务中并不是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说图书馆读者服务中的导读,早已成为某种助学机制的核心内容和先驱。

(4) 文献信息资源中的教学软件是教学传授活动的文献信息化产物。计算机、信息技术使教学传授活动转化在信息空间和媒体——教学软件中,并使教学活动学习化、开放化、智能化。图书馆不提供教学传授活动,“主要方式不是传授”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

2 学校型社会与教育信息化对狭义图书馆教育功能的催生

研究图书馆教育功能范畴的内涵,必须始终以教育发展、社会发展、技术革命为参照系,否则任何分析难中肯綮。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教育将图书馆整合到学校教育技术和设施中去;另一方面,教学活动以物化、信息化形式进入文献信息资源中。于是,出现学校课堂教学同图书馆服务的双向渗透。

2.1 在开放教育化、信息化社会格局中的宏观定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生产投入,技术革命的周期出现大大短于教育产出——教育回报周期,甚至短于教育周期的趋势,社

会生产、产品更新、产业更替层出不穷,从业人员被迫不断更新知识技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题为《学会生存》的文件称:在未来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学会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处于正统教育地位的学校教育受到挑战:学校的封闭教育已不能适应短周期的知识更新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教育必须向开放教育、远距离教育等方向发展,开放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全社会的整体内在机制。教育界认为把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对立起来截然分开是不妥当的:“学历教育、职业资格教育、社会文化教育这三部分的不同的教育机构划分组合……没有考虑教育信息化和社会对未来教育体系的影响”。必须在社会的基本特征、机制、功能的广义上来实现教育信息化,即“建立开放的教育社会的体制”^[11]。韩国于1990年提出建立开放教育体制,包括“开放教育时间、开放教育场所、开放教育机构”等,“促使学校教育借鉴社会教育的方式”,“促使教育与非教育的接近与融合”^[12],也使狭义教育正在向广义的社会教育拓展。看来,原来对狭义、广义教育设下的分水岭已经被打破。

2.2 学校教育与图书馆教育之间的微观定位

图书馆教育职能必须在狭义、广义教育边界软化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定位。

(1) 交集:适合在远程开放教育信息空间。学校教育与图书馆教育的交集是远距离开放教育信息资源空间和教学活动的信息空间。教育信息化的结果是学校一分为二,学校的教育科研网络及其资源是学校实体之侧的虚拟子系统。在虚拟学校中,虚拟化的图书馆不但被吸纳成为教育教学资源的信息空间,而且也成为电子教学活动大展拳脚的信息空间。CERNET 提供“远距离教学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资源”,在NCFC 中的“中科院、北大、清华图书情报网络”(APT L N)中有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库及其共享系统(CA ICBSS),有数学、

物理、化学、计算机、英语等CA I软件^[13]。

(2) 内涵:学校教育向教育文献信息系统内部拓展。在图书馆尤其是电子图书馆方面,出现信息化的教学主体——“电子教师”;教学活动——媒体教材使用;教学场所和机构——“电子教育图书馆”;视听阅览室;教学新技术——助学、教学信息导航;新的教学群体主体——教师、图书馆员组合的教学小组;教学机构群体——图书馆、电教中心,计算机中心一体化,等等。

(3) 外延:狭义的学校教育内容借助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形式广义化。图书馆的远程服务中,对远距离教学软件的远程访问应用,意味着课堂教学被搬到一个无边界的的信息空间中去。教学的局域性、同步性被打破,学校教育扩展为社会教育。这是“完美教育”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高级表现。

3 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发挥及其实践

3.1 来自教育界的呼吁

学校教育远程化、开放化,意味着狭义教育定义的狭隘性被打破;教学环节从传授嬗变为传输;教学技术、媒体不再被学校垄断;教学活动从传授演变为教学管理和助学等等。因此,教育界开始考虑教育主体队伍构成的大调整,呼吁图书馆员的支持:“把教育信息工作的重点切实放到信息资源的开放利用上来……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改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这就要求“图书情报机构的专业人员尽快提高信息意识,提高情报素养”“远距离为公众广泛提供如何存取和利用网络信息的培训和教育服务”^[14]。

此外,作为传统教育改革——教育远程化、开放化,有待于远距离图书馆服务为技术支撑。

3.2 来自教育界、学校图书馆的实践

1996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建成一座“电

子教学图书馆”,该校将该馆同其他两个部门合并,利用信息技术与装备,共同开展教学活动。包括:①广义的教学职能:提供一般教学信息;②助教:设立“优教中心”,启发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③助学:“为学生设立共同学习、讨论的专用房间,学习、讨论采用馆员与教师、学生相结合的新方式”。可以视为这是一种新的教学管理工艺过程和劳动组合形式;④计算机知识技能教育培训。国内有上海医科大学已将图书馆、计算机中心、电教中心合并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微观现代化教学体系。有学者认为:国内的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福建师大等高校图书馆具备相当基础。他们认为这样的教学技术、媒体技术、智能化教学手段、劳动组合等“突破传统模式”“优于传统方式”^[15]。可能很有推广价值。

3.3 图书馆工作主体狭义教育实践之分析

图书馆主体的狭义教育实践同教师活动有很大的共同性:他们都必须掌握教育信息导航、教育软件应用的技能。对图书馆员来说,熟悉、掌握教学软件,实际上涉及教学管理、教学监控等。对教师来说,无法绕开信息标引、检索、存取等技术。因此,从知识技能看,介于教师、图书之间的中间体“教学馆员”的新职业将出现。教育技术学家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穿透信息激流”的本领^[16],这同图书馆员在教育信息通路上成为“信息领航员”^[17]的要求相似。目前,运用的教学软件有: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CAI)、计算机辅助教育软件(CAE)、计算机教学管理软件(CMI)、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ICA)等等^[18],包括一些考试软件等等。既然图书馆将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全能大学”,图书馆员必须实现角色转换,在发挥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同时,要行使以教育信息检索、导航、助学、教学监控为内容的狭义图书馆教育职能,也必须进行角色转换,完成新的“知识搭配和互补”^[19]。总之,“教育馆员”必须懂教育,并懂得多门专业知识。这是图书馆在未来

分解整合中的生存条件和机遇。

4 结语

图书馆教育向狭义教育职能的跨越,仅仅是由于教学过程物化、软化、信息化进而文献化造成的。狭义图书馆教育功能的分化,丝毫不妨碍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充分发挥,丝毫不妨碍狭义教育功能向广义化升华。相反,要促使学校教育、课堂教学、应试教育、学历教育等向终身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使开放教育发展成为多形式、多层次、多维的社会动态程序和开放机制。广义、狭义图书馆教育的展开、转换同信息化、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相互定位。

参考文献

- 1, 4, 6, 7 张钦恩 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论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5(3): 11
- 2 吴仲强 中国图书馆学史 湖南出版社, 1991: 17~20
- 3 扬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4~195
- 5 黄德发 后信息社会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489~490
- 8 韦钰 为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加快发展电大教育 中国电大教育, 1997(1): 1
- 9, 10, 12 文 喆 现代教育的开放性与远距离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1997(2): 60
- 11 谈松华 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卫星电视教育 教育研究, 1997(5)
- 13 沈英 NCFC 网及其网上共享的应用研究 见: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14 柳芳 教育信息资源开放的当务之急 教育研究, 1997: (5)
- 15 彭俊玲, 陈峰 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拓展 图书情报工作, 1996(1)
- 16 [美] 罗米斯佐斯基 联网社会的教学设计与发展 开放教育研究(哈尔滨), 1996(3): 22

(下转第 88 页)

从传统图书馆着眼, 表征其内部构成和性能的指标不外人力、财力、物力三要素, 并可分别用人员数量、资金数量、设备数量进行具体测度。但对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抽象图书馆来说, 用人、财、物指标就难以测度, 因此, 必须另找可以表征抽象图书馆内部构成和性能的通用性参量。

一般而言, 人必拥有知识、物必包含知识, 各类图书馆都收藏有知识, 故可以用知识量作为表征抽象图书馆内部构成和性能的一个指标; 又由于设备和资金都象征着技术水平, 各类图书馆也都有技术成分, 故可以用技术水平作为表征抽象图书馆内部构成和性能的又一指标。

这样, 设 K 表示抽象图书馆拥有的知识量, T 表示抽象图书馆的技术水平, 则反映抽象图书馆内部结构的内观图书馆函数形式应为

$$N = N(K, T) \quad (4)$$

设 $N(K, T)$ 与 $L(I, i)$ 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N(K, T) = F[L(I, i)] \quad (5)$$

或

$$L(I, i) = f[N(K, T)] \quad (6)$$

式(5)和式(6)就构成图书馆基本方程。

通过确立优化目标如 $\max I$ 或 $\max L$ 并求解具体图书馆方程, 可望揭示出抽象图书馆的最优化状态参量。

关于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的数理性质和抽象图书馆学的含义还有待深入研究, 这一方式方法实际上是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问题抽象化为研究有序化信息时空的优化问题, 而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求解图书馆方程则成为一种与精密科学研究相类似的具体研究形式。

总之, 这一从图书馆定义到图书馆方程的抽象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将图书馆抽象化为有序化信息时空, 而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抽象化为研究有序化信息时空的优化问题。希望能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有所启示和对新兴实践工作有所指导, 以利促进图书馆学的精密化和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黄宗忠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十年反思 图书馆, 1995(2): 1~6
- 2 石宝军 国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1, 17(4) 37~45
- 3 范并思 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型图书馆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9(2): 3~10
- 4 卿家康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及其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9(1): 42~47
- 5 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概述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1, 17(1): 3~10
- 6 Shama, J. S. Fundamentals of Library Science: A Modern Approach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 1977

叶 鹰 1988 年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图书馆学), 1995 年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哲学)。现任浙江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杭州市。邮编 310027。

(来稿时间: 1997. 11. 11。编发者: 翟凤岐)

(上接第 81 页)

- 17 娄承肇 世纪之交图书馆的大变革 图书情报工作, 1995(4)
- 18 [美] 罗伯特·M·加涅 教育技术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 383, 385, 386
- 19 王崇德 时刻注意调整知识结构 图书情报工作, 1997(6): 1

袁昱明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远距离教育研究室。通讯地址: 杭州市教工路 5 号, 邮编 310012。

(来稿时间: 1997. 09. 08。编发者: 刘喜申)